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「華嚴三昧」第七、八兩句：

【施戒忍進及禪定。智慧方便神通等。】

這兩句所說的，是文殊菩薩的十個修行綱領，十波羅蜜，我們學到禪定。禪定的意思很深、很廣，還是要多說幾句。為什麼？世尊在《金剛般若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忍是禪定的前方便，也就是禪定的預備功夫。沒有忍就沒有進，精進就沒有，禪定當然也更沒有了，能忍才有精進。世出世間法成敗關鍵都在這裡，所以比什麼都重要。凡是事情不能成就，說實在話，主要的原因在人事上沒有耐心，往往就把機緣錯過了。好事總是多磨的，這是肯定的，尤其是現代這個時代。現在時代是工商業時代，連宗教，不光是佛教，許多的宗教也染上商業的習氣，買賣！我們在外國，教堂裡面講道，有名的、名氣很大的這些傳教師，講經講道都收門票的，不是一般，要買門票才能進去的。

我還聽說，這是佛門的，傳授三皈，或者是摩頂授記，密宗的摩頂授記都收費的，有等級的。我剛剛去美國聽到這個事情，真是對我來講是新聞，從來沒有聽說過，所以趨向於商業化。在那邊有很多同學告訴我，叫我在那邊傳皈依要收費，價錢要訂高一點，他說價錢訂得高，人家就有信心，這真正是大德；如果不要錢的，他們瞧不起，恐怕沒有什麼功夫。這是群眾心理都被染污。我們傳授三皈收的錢愈多大概就愈靈，來的人還更多，這是怪現象；不要錢沒人來，人家認為什麼？不值錢，有這麼個錯誤心理。這種心理，這些年來，我知道至少有三十年，可能往上去還不止三十年，這三

十年當中我們所看到的愈來愈嚴重，真的變成商業化。我們如果不走商業化，真的，不但一般人瞧不起，跟已經走商業化的就變得格格不入。格格不入自然就要受排斥，說得不好聽的，你自然就要接受淘汰；你要是趕上時代，那就要走向商業化，這是趕上時代。

我們是時代的落伍者。人家說我落伍，我告訴人，我沒有入伍，沒有入伍就沒有什麼落伍，入伍就會落伍，我沒入伍。真的，我們連個寺廟道場都沒有。這麼多年來，我們講經教學始終收不到很大的效果，原因是什麼？是沒有定居的地方。哪個地方請就到哪裡去，時間都不會很長，所以說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，這就很難成就。現在我們知道，這個事情早就清楚了，沒有緣！真正培養人才，沒有十年不行，哪個地方我到那邊去能住十年？這很多同修都知道的，幾十年來我在一個地方講經，大概很少超過三個月的，三個月就走路了。這次到香港是希有的因緣，這次住了七個月，以前沒有過的。第一次是一九七七年來到香港住四個月，以後我在任何地方講經都是流動的，在全世界到處走，沒有超過三個月的，時間短的一、二個星期，長的一、二個月。

在台灣也是如此。雖然早年在台灣，我每年在台灣的時間，大概會回台灣兩次，不超過四個月，那就一次兩個月的樣子，兩次四個月，連續住四個月就很少；這次在香港住了七個月。這就是什麼？沒有辦法真正幫助一個人、成就一個人，那個需要因緣。在國外有人想跟我學，受到簽證的關係。現在澳洲可以住，我們自己建了個道場，但是國外的人士到澳洲去頂多只能住三個月，三個月就得離開；離開可以再回澳洲住三個月，六個月，再就不行了。再進去他就要問你，你是不是有企圖非法移民？就不讓你進去。所以緣非常重要，我勸同學學佛的緣要抓緊，因為自己不知道這個緣有多長（有多麼長久）？所以有一天的緣要抓住一天，有兩天抓住兩天。

諺語所謂「一生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」，我們自己做不了主，自己怎麼想都打妄想，真的是緣分。所以機緣是一定要好好的抓住，認真修行，不能空過，這個忍的關係就很大。

今天上午有個同修給我談起來，早年我到香港講經，說很可惜，沒有把我留在香港。聽說那個時候也有些同修提出這個意見，想把我留在香港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不同意，只有少數人有這種意願。我自己呢？我自己沒有意見，因為我在學佛的時候，老師章嘉大師就教了我，我們這一生像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，「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」。這一生都由佛菩薩安排，所以我一點都不操心，佛菩薩怎麼安排我們就怎麼做，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就沒有煩惱，就會生活得很自在。

一九九八年我們到新加坡，離開台灣到新加坡，那個時候跟我一起去的有二十多個出家人，我跟他們說，李木源居士歡迎我們到新加坡來學習、來弘法，我說新加坡有兩位護法，內護李木源居士，外護是李光耀先生。如果這兩個人要缺少一個人，我們在新加坡就不能夠久住，就要準備走路。到新加坡時候講的。那也是個緣，我們知道緣很不容易得到。所以在新加坡我們做了個實驗，就是用中國古老的方法來訓練講經的人才，那真叫速成班，三個月成就，做成功了。這說明這種教學方法比佛學院好，現在的佛學院是用這些一般學校的方法，我們用傳統的辦法有效果，比現在效果好。另外一樁事情，這把新加坡的九個宗教團結起來。我們希望宗教能夠和睦相處，互相往來，彼此學習，增進了解，促進社會的安定和平，這個事情做成功，也得到新加坡政府的認同。

我們離開了新加坡，移民到澳洲。沒想到到澳洲我們跟學校產生了關係，跟澳洲的昆士蘭大學、格里菲斯大學，還有南昆士蘭大學，我們在一起做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的工作，目標是化解衝突，

促進社會安定，世界和平。世界實在是太亂了，尤其九一一之後。跟著學校一起參加國際和平工作，就是最近這幾年所做的，也有些影響，參加了許多次國際會議。這些事情成功跟失敗都是忍、進、定，真正是古德所講的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就是把很好的機會錯過了，這都是我們在這些年當中親身體驗的。

我們在台灣，我們在美國，在許多道場學習過，都沒有一個像古大德那樣的耐心，那樣的忍辱堅定不移，這才能成就人。所以我非常感激韓館長，韓館長跟我相處三十年，不容易！三十年沒有忍進定是做不到的。韓館長有個很大的長處，任何人在她耳邊講閒話，挑撥是非，她很有智慧，她並不完全就接受，她要追究、去調查，這一追究、一調查，以後沒有人敢講是非。調查你說的這些毀謗，你聽誰說的？把那個人找出來，這話是你說的，或是你聽誰說的？一層一層的找。所以她這個做法，以後沒有人敢說，也證實古德所講的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」。我們的家要和，不能聽人家的挑撥是非，批評可以，錯誤的批評也沒有關係，要當眾。善意的我們接納，改過自新；裡面有誤會，我們要包容，絕不計較，正是所謂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。這個誤會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時代，決定不能避免，但是一切要往大處去想，要往遠處去看，不要看得太近，看得太小，那就會做錯事。

我們最近常常講到，要培養最好的講經說法的老師，什麼樣的人有資格？這個自己一定要曉得，人人都有資格。為什麼？佛說的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本來是佛你怎麼會沒資格？當然有資格，所以從理上來講都有資格，人人都能成佛。以我們中國老祖宗傳統的說法，人性本善；換句話說，人人都可以作聖人，人人都可以作賢人，真正是平等。世出世這些大聖理上講的都相同，但是事上不然，為什麼？每個人習性不一樣。習性是什麼？染污。有人染污得

輕，有人染污得嚴重，有人染污的時間短，有人染污的時間長，染污得嚴重、染污的時間長很難回頭。回頭不是靠別人，諸位一定要曉得，凡是靠別人的都靠不住，最後往往都是失敗；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人，決定是不靠別人，靠自己，靠自己你的成功率就非常。依賴別人是不可行的，這是我們不能夠不知道。

那要靠自己，我在前面給你們講的幾個基本條件，前天我所說的「孝廉、誠敬、好學」，你有這六個字，你看你本來是佛，現在又具備這麼好的條件，又想學佛，你怎麼會不成佛！在這個地方世出世間法的根，根之根是孝道。沒有這個字，後頭你全都沒有！那個廉、誠敬、好學都沒有了，所以它是根。有孝道，你就一定會做個好人，為什麼？我要做不好，對不起父母，對不起祖宗，這就很大的壓力。我心裡面起個惡念，對不起父母；我做樁不好的事情，我對不起父母，這叫真孝。念念要想著父母、祖先，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父母臉上要有光采，別人要看到會讚歎，你有好兒子，你教得好，你是好孫子，父母心裡開心。我們做樁事做得不好，人家罵父母，罵我們的祖父母，這就大不孝。所以孝是世出世間聖賢的根本，不能不重視，這是外國講學術，它沒有著重到這個，這是中國最重視這孝字。

廉就是能夠放下，不貪，不貪名聞利養，不貪受五欲六塵，真放得下了！這樣你真正能放下，你的誠意才會現前。放不下自私自利，放不下名聞利養，放不下五欲六塵，放不下貪瞋痴慢，誠意沒有了，誠就沒有了。有誠，自然你對人、對事、對物就有恭敬，那這個底子基礎具足了，只要好學，沒有不成功的。學是世出世間第一等快樂的事情，沒有比這個更樂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這真的不是假的。你不好學，跟你講你體會不到；你真的去做你會體會到，聽到這個話會點頭、會承認。夫子這句話講的是真的，千

真萬確，世尊講「法喜充滿」，法喜充滿就是不亦悅乎。這種快樂也就是方東美先生說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！

關鍵？關鍵在忍。所以這一個字確實，通常大乘法裡講六波羅蜜，這是個樞紐。大乘教裡頭常說「施能得」，布施你能得，施財得財，施法得聰明智慧，施無畏得健康長壽，施能得。忍能保持，如果不能忍，雖然得到，你保不住，你會失掉；唯有忍能保得住。特別是在什麼？功德，能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。所以有精進才有禪定，定是什麼？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定就是自己有主意，不會被外面境界所動搖，這是定。你的主意是正確的，還是錯誤的？這要有智慧，這要有信心。所以信心是以六波羅蜜為基礎，沒有六波羅蜜哪來的信心？

淨宗法門的三資糧「信、願、行」，我問你：你現在修淨土，你信不信？大家都說我信淨土。你信淨土，修了這麼多年，為什麼消息都沒有？如果真有信心，你跟西方極樂世界感應道交，不可思議。為什麼沒感應？問問你生淨土有把握嗎？沒有把握。藕益大師講得好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能不能往生決定在信願，你有信有願，決定往生；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品位高下，在念佛功夫淺深，這是行。你看信願行，具足信願決定往生。我們為什麼消息沒有？我們的信沒有根。信的根是什麼？就是六波羅蜜。才知道淨土宗也不是那麼簡單！善導大師所講的「萬修萬人去」，那個萬修萬人去是具足六波羅蜜，從六波羅蜜裡頭建立信心。你看有定、有忍、有慧，信從這裡紮的根，那就真信，真信是一點都不懷疑，感應不可思議。

我們這兩天聽鍾茂森居士講他一個同學，就是現前的事情，他同學小他幾歲，汕頭人，得的癌症，信心治好了。那真信，決定沒有懷疑，也決定沒有貪生怕死，得那麼樣重的病，堅持不看醫生，

最後被發現是非常嚴重，堅持不開刀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。他相信這個病是什麼？業障，冤親債主！自己念佛消業障，發願跟冤親債主溝通，迴向給冤親債主。居然那麼樣嚴重的病，一個多星期就沒有了。再去照片子，差不多像雞蛋那麼大的瘤不見了，醫院的醫生都驚訝，是不是照錯了？照了好多張，把以前的拿來比較，真的有；可是現在去找，沒有，奇蹟！實際上這個道理我們很清楚、很明白，真正的信心。這也是講念佛的信願行產生的效果，讓大家在現前看到。

我們真的具足，世法、佛法沒有一樣不成就！我們今天在此地這麼個小道場，無論是道場裡面的董事們、職員，包括我們所有的義工，要真正對道場有所認識。什麼叫道場，要有清晰明瞭的認識，護持如來道場無量功德！即使沒有依照佛法去修行，你誠心誠意愛護這個道場，幫助這個道場，果報都生天，這個事情我們親眼看到的，享大福報。如果在道場依教奉行的，認真修行的，沒有一個不生極樂世界，生極樂世界你這一生就成佛。我們在此地總希望這個道場能持久一點，讓我們多做幾年，希望這個道場真正能像佛陀在世一樣，每天講經八小時。我們知道佛陀在世，從早到晚講經沒休息。當然八小時一個人、兩個人做不到的，至少要有五、六個人，能夠有七、八個人就很輕鬆。為什麼？我們每個講經的人還可以輪流休息個一、二天。五、六個人，那每個人天天都要上台，一天都不能休息；有七、八個人，一個人可以休息個一、二天。休息一、二天不講，自己要好好的聽，好好的學，要好好的做準備工作。

對於培養弘法人才，古時候就是這樣培養出來，古時候沒有學校，弘法人才是怎麼培養？是在聽經聽眾當中。當然古時候的聽眾，因為寺院都在山上，山頂上，不是在都市，每天寺院裡面講經上課聽眾是固定的，都是住在裡面的，住在裡面出家人多，也有在家

人。譬如講一部經，一部經如果是長的，講一部《楞嚴》，講一部《法華》，差不多要半年。有很多有空閒的人，到山上聽到哪個地方講經，他就會到那邊去住半年，叫討經單，他是來聽經的。聽經之外，常住會分配一點工作給他做，掃掃地或者是常住有些什麼事情分工作，也做點義工，但是決定不耽誤他上課。上課的時候他工作就放下，工作一定不多，他是來討經單的。常住都供養，不要錢的、免費的。對常住的供養隨意，你有錢可以多供養一點；實在沒有錢，沒有關係，歡迎你來聽經，常住會供給你。

聽眾當中有能力強的人，記憶力好的人，領悟能力強的人，老和尚就把他們選出來，選出來做什麼？複講。這就是講經人才是從複小座，從複小座裡面培養出來的，天天讓他複講。複講可以把時間縮短，不能延長，複講的內容完全講老師所講的，不准你加東西進去。你說你悟出來的不可以，你得規規矩矩的把老師東西複講，這叫持戒，你有忍。有悟出來東西不准你講，這叫你忍，你要能忍。到你畢業以後再講，你可以發表你的意見；學習的時候不可以，一定要守規矩，這持戒，就修忍辱、修定。用這種方法培養下一代人才，這是幾千年傳下的老規矩。我們當年在台中跟李老師學講經，都守這個規矩，我們自己有悟處，有新東西，老師不准；就照我這個樣子，我講得不好，你也要照這樣子講。

老師講兩個小時，我們可以講一個小時，把他兩個小時的東西縮成一個小時。因為你聽不會聽得完整，總講不完全，把兩個小時變成一個小時就行，算是及格。如果兩個小時東西讓你聽了之後，你在台上只講十五分鐘，講不下去，不及格。不及格怎麼樣？被淘汰掉了。兩個小時最低限度，你有能力講一個小時，這就錄取了；能夠講一個半小時這就是上根，那上根。所以佛門裡代代這些講經說法的高僧大德，這裡頭有居士，都是這個方法培養的。先是聽經



，聽個二、三年他有基礎，有底子了，然後再選出來學講經。我們還是要用這個老規矩，這個老規矩根就紮得穩，根紮得深；要不依照這個老規矩，根深蒂固這做不到。老規矩裡頭最重要的就是訓練他的耐心，縱然有智慧也不准你發表，也把你壓下去，叫你修忍辱。決定有好處！

從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起，你們想想，阿難尊者結集經教的人。佛入滅之後這些弟子們覺得是老師這一生當中，講的東西非常之好，可是沒有辦法留下來，大家開會，這最初是五百結集，五百阿羅漢。當年世尊在世，跟隨世尊的這些人，我們在經上看到的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；結集經藏沒有這麼多，五百人，我想都是這裡頭的人。由阿難出來複講，把釋迦牟尼佛所講的，統統重複講一遍。所以開經「如是我聞」，那個我是阿難；如是，就是我所講的這個是釋迦牟尼佛所講的，是我親自聽的，不是傳聞的。在什麼地方都要交代清楚。地點交代很清楚了，但是時間都講「一時」，沒有記年月日。這個古大德跟我們講得很清楚，絕對不是說阿難記不得日期，要記不得日期，那裡面可能就講錯了。阿難記憶力好，就跟現在錄音機一樣，聽了佛之後，他幾乎全部都能記住，一生不會忘記，這也是個天才，所以十大弟子當中是多聞第一。

用一時，這個一時是什麼？一時是感應道交的時候，這裡頭意思很深，真正講你的心要到一那個時候，心到一的時候就是什麼妄念都沒有，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了，放得很乾淨，那個時候叫一心。在一心的那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講經你就看到了，你就親自參與了，為什麼？一心，時間、空間全部沒有了。空間沒有了，距離沒有了，釋迦牟尼佛在印度靈鷲山講經，我現在看到就在我面前。一，時間突破了，沒有過去未來，三千年前靈鷲山就在現在我們面前，這個意思深！你只要到一時的時候，佛在那裡講經，你現在親

自參與。

在中國有這個例子，隋唐時候智者大師，天台山的智者大師，他讀《法華經》，讀到「藥王品」他入定了。出定之後告訴大家，釋迦牟尼佛在靈鷲山講《法華經》，還沒散會，他說我剛才在定中去參加他的法會，聽佛講《法華經》。智者大師距離釋迦牟尼佛一千多年，所以說他到一心，經上講的一時他做到了，所以他親自看到、聽到釋迦牟尼佛講《法華經》。告訴我們沒散，就是他走到過去，走到現場，這個意思多深！如果要是給你講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，那就不對了，那你到哪裡去找去？就表示那真的過去；一時沒過去，就在現前，都有機會親自聽佛說法。懂這個道理，不但可以親自聽釋迦牟尼佛說法，可以親自在現場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說法，只要你到一，這個境界就現前。所以這一時不是含糊籠統記不得，有一次、有一個時期，不是這麼解釋，這個解釋的話，不是真正的意思，不是如來真實義。

這也是《法華經》上說的一句話，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。相雖然是幻相，幻相也不壞，問題就是說你要到清淨心的時候。《彌陀經》上講「一心不亂」，那個一時就是一心不亂之時，你就見到了，你就能夠親自參與世尊的法會。阿難尊者所複講的，你就可以比照，阿難說得沒錯，佛是這麼說。不到這個境界，不行。如果你懂得這個道理，你不懷疑，我們就相信阿難複講的經就跟佛所講的是一樣的，決定沒有差錯。我們相信阿難雖然示現的須陀洹的身分，初果，實際上他是古佛菩薩再來示現的，不是真的須陀洹。他是來示現，是表演的，我們真的是凡夫，他們真的是大聖不是小聖。尤其是大乘經上「皆是大阿羅漢」，這句話你要記牢，世尊這一千二百五十五位弟子皆是大阿羅漢，大阿羅漢是什麼？大乘法雲地的菩薩，真的阿羅漢。好，現在時間到了，我們休息幾分鐘。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菩薩修行的這十個科目，要時時刻刻落實在自己的生活、工作，尤其是處事待人接物。怎樣才能夠如法的落實？這裡面最重要的要懂得忍讓。你看現在的社會，從小就教人競爭，這個很不好，為什麼？爭就不肯讓，一定有個輸贏。到底哪個是贏家？這像賭博一樣，永遠沒有贏家。如果不能忍讓，你就永遠輸到底。什麼人是贏家？肯讓的人就贏，肯吃虧的人就真的贏了。這個道理古人懂，佛菩薩知道，常常教導我們「吃虧是福，忍讓是福」。我們從理論上來講，這是你要相信因果，任何人在一生當中，真正是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我們都沒有見性，自性裡面的德相是不能現前，在六道裡面所享受的都是修德，不是性德。性德是本有的，大家平等的，跟諸佛如來沒兩樣；迷失了自性，性德不能透出來，那就靠修德。

修善得福，這個人生活很好，在享福，那是什麼？過去生中修善，善因善果，他得的果報；那受苦，過去生中沒修善，造惡，那就應該受苦。所以懂得因果的人，無論過什麼樣的日子，不怨天、不尤人，知道是什麼？自作自受。我們受苦受難，有沒有方法把我們的生活改進？有，《了凡四訓》就是告訴我們改造命運的方法。為什麼？命運不是操縱別人手上，絕對不是上天主宰的，也不閻羅王主宰的，自己主宰的。自己造自己受，自己造，當然自己可以改，怎麼改法？雲谷禪師教了凡先生斷惡修善，他明白這個道理之後全家改習氣、改毛病，做好事幫助人，他的命運真的改了。那個心一發，家裡面的氣氛就變了，我們現在講磁場就改變了。

真正發心改過，修善積德，他第二年去參加考試，命裡面那年考試是第三名，不錯了，結果他考到第一名，他就相信改過的力量不可思議。命裡頭他只有五十三歲，而且只能做個很小縣分的縣長，在偏遠地區做很小的一個縣長，結果他考取進士。命裡頭沒有進

士，沒有舉人，他中了舉人，中了進士，做寶坻的縣長，寶坻是大縣直接歸皇帝管的。壽命延長了，七十四歲過世的，延長了二十年；命裡沒兒子，有個很好的兒子，這是求什麼得什麼。所以命運自己可以改，改什麼？改自己不好的毛病，改自己不好的習氣，命運就轉過來。像了凡先生這種改造命運，在中國歷代的人太多了，不勝枚舉，沒有寫下來。他是寫了這篇文章給他兒子的，勸他兒子要努力修善積德，這樣留傳下來。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也是改過自新，改造命運，他不是自己寫的，是他的同鄉，別人替他寫的。所以這個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最重要是歡喜忍讓，看到別人有好處，決定沒有羨慕、沒有嫉妒；不要有羨慕心，不要有嫉妒心，應該歡喜，替他歡喜。嫉妒對自己是很大的傷害，它是瞋恚裡面的一分，從嫉妒再要產生障礙，那個罪過就嚴重。這個結罪無論是在德行上，是在因果上，或者是在法律上都很嚴重。如果對方是個修行人，是個有德行的人，他不會記在心上；換句話說，你怎麼樣對不起他，跟他不結罪，因為他沒有受。那跟誰結罪？這個善人所做的一些好事，好事利益很多眾生，你把他這個好事破壞了，眾生得不到福，罪從這裡結的。他能夠利益多少眾生，你障礙那些眾生，他利益眾生愈多，你的罪就愈大；他利益眾生的時間愈長，你的罪就愈深，從這裡結的。由此可知，你有沒有傷害到他？沒有，你所傷害的是眾生。

這些大道理，世出世間聖人跟我們講得很多，所以，古訓裡頭有條講得很好，叫「殺父之仇不共戴天」，這是一定要報的大仇。如果這個仇人他現在在做官，而且是做個好官，真的是為人民服務的，你不但不能報仇，你還要讚歎他，你還要幫助他。為什麼？他是為眾生，他不是為自己。什麼時候報仇？等到他哪天下台了，他不做官，他不再做這些利益眾生的事情，這個時候可以報仇。這要

忍耐、要等，什麼時候是你報仇的機會？他正在做好事，正在利益眾生，你要是報仇把他殺掉了，眾生沒福，你怎麼對得起眾生！這個道理要不是聖人給我們講清楚，我們一般人真的很不容易想通。說好，我等，等你下台再報仇，聖人教我們，不但你要忍耐，他正在辦事，你還要幫助他，你還要成就他，這是正確的。他做好事，你也做一分，他帶頭做，你要隨喜功德；不能因為說他跟我有仇，做好事我不障礙他就算了，我還要幫助他！不障礙還要幫助這才是對的，你才是個明理的人，才真正是個有智慧的人。

如果你要曉得這是個好人，你父親如果造作真有過失，譬如他是個地方官員，把他判了死刑，這個不能報，為什麼？罪有應得。如果是冤枉、誤判了，那是有過失，你是可以報仇；如果你要是明瞭業因果報，冤冤相報，懂這個道理，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應當要化解。即使冤枉、誤會，也不要再記在心裡，你修行的功德就更大。不要記著怨恨，怨總要化解，不化解總是麻煩，生生世世彼此雙方都不好過，都痛苦，這又何必？所以說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，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給人結怨。別人找我麻煩，我們最常遇到的毀謗、羞辱、陷害，統統要能忍，佛教給我們怎麼忍法？做還債想。可能前世我這樣對他，這一生他這麼對我，一報還一報，算了，再不報復了，這帳一筆勾銷了。你能做這樣想你就心平氣和，不會氣憤，做還債想；我們東西被人偷去了，被人竊盜去，都做還債想，做布施想，這是很快樂的事情。

有個佛友早年，台灣人，到中國大陸去探親，探親回家，多少年沒見面，總買了很多小禮物。中國大陸尤其是鄉下人喜歡什麼？喜歡黃金。所以他就買了很多小的金戒指，戒指、手鐲總有幾十個，回家去送給親戚朋友。在路上的時候被人偷了，他也很難過，到最後想想，反正都是中國人，給我親戚，給他也好，這心就平下來

了，這對的、正確的。一個就是送給我認識的人，一個是送給我不認識的人，認識、不認識沒有關係，都是中國人。他心能平得下來，能這樣想就很好，就很快樂，他就不會氣憤，不會煩惱。這都是忍讓的功夫，從這些小事情就能夠修學有了進步，有長進。

那麼到定，這種修行是有層次的，就像我們住的大樓一樣，布施是第一層，持戒是第二層，忍辱是第三層，精進是第四層，禪定是第五層。沒有前面就沒有後面，第五層一定是從第四層起上來的，所以沒有精進就沒有禪定，沒有忍辱就沒有精進，這個道理要懂。從哪個地方學起？從布施！布施是放下，從放下，什麼都要放下，最重要的煩惱習氣要放下，是非人我要放下，貪瞋痴慢要放下，那你的進步就會很快。你才能夠守法，戒就是守法，你才會忍讓，你才會精進。到禪定心平氣和，無論在什麼境界永遠保持你的清淨平等，清淨平等就是禪定。

尤其是平等心，對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不分別，分別都沒有了，當然沒有執著才得定；有分別，定就沒有了。有清淨，清淨是禪定的前方便，清淨要平等才有定。我們比喻水，水沒染污是清淨的，但是它有波浪，有波浪不平，雖清淨它不平。然後你才曉得，平等比清淨的功夫要深一層，平等沒有不清淨的，平等水不動，水不動，雖然有染污，它會沈澱下去，所以那個功夫更深。到完全平等，智慧就開了，《無量壽經》上「清淨平等覺」，覺就是智慧，覺就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。底下這個：

【智慧方便神通等。】

統統都現前了，下面這個『智慧』是根本智，般若。『方便神通』就是講的後得智，後得智就是經上常講的善巧方便。在十波羅蜜裡面是方便、願、力、智，這都講過很多遍，願跟力能幫助禪定

，因為禪定要不斷的加深。方便跟智能幫助智慧，就是般若，使般若在日常生活當中起用，愈來愈靈活，愈來愈恰當。由此可知，後面這方便波羅蜜、願波羅蜜、力波羅蜜、智波羅蜜，就是前面六度裡面的禪定跟智慧，真正落實在生活，落實在工作，落實在處事待人接物。通常大乘教用四個字講，這裡講得詳細，大乘教四個字說「善巧方便」，你真正得到受用了，從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這一舉一動統統跟十波羅蜜相應。真的是一言一笑、一舉一動具足十波羅蜜，這個人是菩薩，真的菩薩，這不是假菩薩，不是普通菩薩，是大菩薩。

普通菩薩在一念當中不能具足這十條，大菩薩在一念當中、一行當中、一舉一動當中，統統圓滿具足。學佛在哪裡學？在這裡學！你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說道場在哪裡？你在哪個地方，道場就在哪裡。問題是什麼？有道！這十波羅蜜是道，道在我心裡頭，心遍虛空法界，道遍虛空法界，虛空法界就是道場。修道的意思我們就明白，修是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與道相違背，與這十條相違背，你知道相違背這就叫覺悟，馬上把它改正過來叫修行、修正；你要不覺悟，你就沒法子改。所以你覺悟是看破，改過來是放下，把錯誤的放下，這真功夫！天天改，年年改，果然是每天你都在改，不要改多，每天都能改正一、二個小毛病，三年你就是賢人。你會很自然的覺察到，煩惱少了，智慧長了，煩惱輕、智慧長。

你再想想，從前你眼睛看、耳朵聽，都沒有看清楚，都沒有聽明白；現在看什麼東西能看得清楚，聽能聽得明白，這就是智慧漸漸開了。所以煩惱分分斷，智慧分分開；煩惱一下斷，智慧一下開，那是頓悟的人，上上根人，那不是普通人。所以我們做人、學佛最重要的知道自己的根性，不要跟人去比，每個人根性不一樣。根性是從過去生中累積下來的，上上根人生生世世他修行，他才有今

天的成就；下下根人生生世世造惡業，他迷惑顛倒，遇到真正的高人，佛菩薩指點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；壞人一誘惑他，他就跟他去，好人怎麼勸他不相信，你來騙我，這就是根性不相同。諸位要知道這是習性，不是本性，本性是相同，習性是什麼？習性就是妄想分別執著。在一般大乘教裡面講的無明煩惱、塵沙煩惱、見思煩惱，這是習性；修就是把煩惱習氣修正過來，恢復到性德。

經教裡面所講的這些科目都是性德，為什麼要布施？為什麼要持戒？為什麼要忍辱？你自性裡頭本來是這樣的。由此可知，我們今天迷失了自性，起心動念全部跟性德相違背，把性德變成煩惱。這個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們對於這些科目學習不但有信心，會很歡喜，我喜歡這樣做，你學進步就很快，為什麼？你好學，好是喜歡。我們在修行，這種歡喜心生不起來，你就要知道習氣實在太重！想學就是學不過來。學不來有沒有辦法？有辦法，這個辦法不是靠別人，靠自己要發憤，真正懺悔發憤改過。

我們讀古書，先秦時代，戰國的時候蘇秦，東漢孫敬，兩個人都做到宰相，真的發憤讀書。晚上讀書沒有精神怎麼辦？從前人頭髮不剃的，長頭髮，把梁上吊一根繩子，把自己頭髮栓起來，頭一低下來，那個繩子就會為你拉一下，懸梁刺股，這是自己學的。你要有這種精神，你才能把自己壞習氣、壞毛病改過來，叫發憤圖強，這不是人逼他的，所以他能有成就。我們怎麼樣？懶散、懶惰，一點苦都不能受。蘇秦、孫敬是自己找苦受，不是別人給他的，他不用這個方法，他提不起精神，沒有辦法對治他的懈怠懶惰。學佛的人，真正修懺悔法，實在講有個很好的方法，拜佛，一心專注，你真正能發願一天拜三千拜，下定決心拜三年，會把你的業障都拜掉，然後你再學東西，你進步就非常快。

我們在《影塵回憶錄》，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的，倜虛法師的



傳記。在香港，倓老自己講他一生的故事，大光法師記錄的，大光也不在了。倓老我沒有見過，大光是老朋友，早年我到香港來，大光法師一定會請我吃一次飯，敘敘舊。那裡面有段故事，很多人都曉得曬蠟燭的法師，這個法師也沒念過書，從小出家，非常老實，在寺廟裡做香燈師，香燈師就是專門管香、蠟燭的，香燈師管這個事情的。夏天同參道友給他開玩笑，香燈師，夏天人家衣服都拿去曬曬，蠟燭長霉了要拿去曬曬。他真聽話，把蠟燭全搬出去，這一曬全化掉了，到晚上上晚殿沒蠟燭了，他就把曬的蠟燭，蠟都沒有了，把那個蠟燭芯再去點。

維那師看到很頭痛，你蠟燭怎麼會變這樣子？他說有人叫我拿去曬，我就曬，曬之後就變成這樣子。告訴方丈和尚，方丈和尚聽了笑笑，好，告訴他，你不要當香燈了，你到阿育王寺去拜佛，叫他一天拜三千拜。他老實，教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，他每天就去拜三千拜，一拜不缺，拜了三年他開智慧。就像惠能大師一樣，不認識字，他會作偈子，叫別人寫，寫了之後給老和尚看。老和尚一看非常驚訝，真的開悟，以後他講經、他作詩，完全變了一個人。這是什麼效果？老實、真誠，真的把自己的業障消除掉了。

我們今天要消業障，這是個很好的榜樣，你要能走他這個路子，你一點都不困難，什麼都放下，一心禮拜阿彌陀佛，念阿彌陀佛，想阿彌陀佛，拜阿彌陀佛。如果自己壽命到了，肯定往生極樂世界；如果還有壽命，我相信你一定像曬蠟燭師一樣，你會開智慧。所以一個人要想真正成就難不難？不難！關鍵在自己有沒有認識、有沒有恆心、有沒有毅力。恆心、毅力與此地忍辱、精進都有密切關係，一天三千拜一拜不缺，跟閉關一樣。這是我們今天很近的，深圳黃忠昌閉關三年，念佛求生淨土，滿了他的願。向小莉告訴我，他還差兩個月，兩年十個月預知時至，他就往生了，他沒有生病

，他要給我們做個證明，他發的這個願。

因為《淨土聖賢錄》、《往生傳》裡面很多人念佛三年都往生。有人來問我，是不是他三年壽命都到了？我的答案是不可能，要是一個、二個有可能；那麼多人，哪裡會那麼巧！剛剛好三年時間就到了，不是的。而是什麼？他念佛的功夫成就了，雖有壽命不要了，黃忠昌是這樣的，不要了。他才三十幾歲，我不要，我功夫成就就走，證明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你要是發願弘法利生，你就學曬蠟燭師，肯定開智慧；曬蠟燭師沒有念過書，跟惠能大師一樣。如果你還有點文化的基礎，更方便，這個三年就是把你，我們通常講的必須要具備的一些條件，你從這一個修行方法統統具足。我講的條件，你看看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》、《沙彌律儀》，你都不需要學，你就天天拜佛，三年拜完之後智慧開了統統具足，你不要學，自然就是這樣的。然後你才曉得我講的話沒錯，《弟子規》是性德的流露，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》、《沙彌律儀》統統都是性德，你愈接近性德它就自然流露，就是這樣子，在日常生活當中表現得沒錯！

然後才知道這些東西，不是哪個人的著作，不是哪個人的創造，不是哪個人制定的，你這樣想法你全錯了。自性的流露，不要學的。我們非常相信惠能大師統統具足，真的他沒有學過，甚至於你跟他講《弟子規》什麼，他都不知道，可是人家全做到了，性德自然流露。為什麼真正拜三年佛，拜三年佛你就想想看，從此地布施，布施放下了，你能把一切放下，你才肯去拜佛。叫你去拜佛這是持戒、守規矩，三千拜一拜不漏；你能夠忍受這些苦，你才能拜得下去，你才能堅持，這堅持就會有進步；你心是清淨的，智慧就開了。所以這個拜佛，三年拜佛跟六波羅蜜相應，智慧開了之後，你要發心弘法利生，那就是底下「方便神通等」。這個神通就是願、

力、智自然通達，像惠能大師一樣，所有一切經教你只一接觸就明瞭，不需要學。不但佛法明瞭，世間所有一切法一接觸也明瞭，沒有一樣你不能解決。

你真正是天人師，天上人間這些眾生遇到疑難雜症向你請教，你都能幫助他解決。像倜老所講的鍋漏匠，那是念佛往生的，三年；這個曬蠟燭師尤其了不得，他的祕訣就是真誠、就是老實。老實非常可貴，老實人對於一切人事物，絕對沒有一絲毫懷疑，所以他聽別人的，別人欺騙他，他不知道是欺騙，不知道說這是上當，不知道。只有老和尚認識他，只有老和尚成就他，老和尚有真智慧不是凡人，老和尚指導這個方法正確，三年叫他修什麼？淨土宗裡面講修一心不亂；在一般講，用拜佛的方法修禪定，三年功夫成就了，智慧現前。三年不是長時間，並不很長，真能辦得到！

經文裡面的神通，這兩個字真正的意思要曉得，神這個字是會意。你看看它左面是個示字，我們對面看這個字，這個示如果用篆字寫出來，你就會看得很清楚。篆字這個示，上面是兩橫，上面一橫短，下面一橫長，篆字裡面是上字，上下的上。下面呢？下面是三條，這個意思是代表上天垂象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自然現象，現在人講自然現象。這個形式表示的自然現象，示這個字的意思自然現象，這邊是申在篆字寫出來，這個意思通達的意思，篆字你寫出來看很顯然三重障礙，三重障礙都通過，這三重障礙很像佛講的妄想分別執著，很有這個意思在。這三種障礙你都能突破，你對於自然現象就通達，所以通達我們現在講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個人就叫神。所以神跟聖，聖賢的聖意思是相通的，聖也是這個意思，通達明瞭宇宙人生真相。

通達就是個明白人，通達在佛門裡面稱就是佛、就是菩薩，佛是究竟圓滿的通達，菩薩、阿羅漢是通達沒有達到究竟圓滿，他通

達了。唯有通達，定慧才會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應用得非常恰當，應用得非常靈活，應用得非常自然，一絲毫勉強都沒有，無比的快樂！所以那個受用，佛講得很好，叫法喜充滿。你沒有神通，你哪來法喜？你哪裡來的快樂？學佛要得不到法喜，學得很苦惱，學得很枯燥，很容易退心，那是什麼？功夫不得力。如果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沒有不得法喜的。由此可知，通達是慢慢來，一步一步的、一分一分的，不是一下就完全通達。好像念書一樣，你要念到個學士學位，幼兒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學畢業，才拿到個學士學位；再去念個三、四年，才能拿到碩士學位；再念個二、三年，才能拿到博士學位，所以每年都有長進。

當然我們希望速度快一點，速度快一點沒有別的，要遵守佛菩薩教給我們這套方法。這套方法完全與自性相應的，你要能信，你要能遵守，依教奉行，決定有效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人家說這個方法太古老了，幾千年前的，現在還能適用嗎？你聽了他講的話，不錯，是有道理，現在要用科學方法；那一換科學方法就迷到底，這個要知道。這一條路都是我們走過的，要不是老師指導我們，把我們拉回來，我們也走向科學的方法。我被拉回來，最有力量的是章嘉大師。

因為跟方東美先生，方先生還是用科學方法，科學方法是佛教也有，佛教是因明，大學裡面所開的邏輯辯證法，這個都是屬於科學方法，純粹哲學。可是方老師到最後，到晚年，他在佛法上進步很快，曾經告訴我，他說科學方法論，包括佛教的因明學，只適合中下根性，上根以上到上上根全沒用。方老師也很難得，他晚年在學校裡面，開的課程全是佛法，他在台灣大學講過幾個系列，「隋唐佛學」、「魏晉佛學」、「大乘佛學」，他講過這三個系列；台大退休之後，在輔仁大學博士班開的華嚴哲學。告訴我方法論是有

限的，不是無限的，佛法是無限的，方法論對於高級的佛法完全用不上。他這些話對我講我很有受用。今天我們十波羅蜜就學到此地。